

联 合 国



Distr.
GENERAL

A/49/981
S/1994/953
9 August 199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大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54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九年

1994年8月8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94年8月8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代表奥斯曼·厄尔图格先生给你的信(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议程项目54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伊纳尔·巴图(签名)

附 件

1994年8月8日

奥斯曼·厄尔图格先生

给秘书长的信

最近,希族塞人代表分别于1994年7月20、21和27日接连写三封信给你(A/48/971-S/1994/858、A/48/972-S/1994/859和A/48/975-S/1994/883),其中南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篡权政权无中生有,对我们横加指控。兹奉我国政府指示,谨对此进行反驳。

当前,人类面临着重大政治危机和极其严重的人类悲剧,需要紧急予以注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时此刻,希族塞人方面却将联合国稀有的资源浪费于这种过时的、可耻的宣传。这种宣传显然应被扫进外交的垃圾箱。因此,我仅对每封信的主要主题和内容进行反驳,而不评述其中每一条毫无根据的指控,因为这些指控不值一驳。

1. 关于所提到的第一封信,我兹重申,北塞浦路斯领空完全处于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的控制、主权和管辖之下,如不向我国充分报备并取得我国同意,占据政府位置的希族塞人无权决定谁可使用此领空以及如何使用。因此,上述信中提出的这类指控纯粹是为了宣传目的,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希族塞人继续增加军费开支、每日约200万美元、以惊人速度使南塞浦路斯军事化的事实。

正是希族塞人方面过去的侵略行动和长期的敌对姿态才制造并加剧了目前的局面,迫使土族塞人根据1960年《保障条约》寻求土耳其的援助和保护,进行自寻。希族塞人方面假装忘记了这一事实。希族塞人领导首先应该记住联合国的这条基本原则,而不应对《联合国宪章》阳奉阴违,似乎《宪章》允许使用武力征服、奴役或消灭其他民族。在1963年至1974年期间,希族塞人在希腊全面参与的情况下,正是企图在塞浦路斯做到这一点。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仍然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因此,他们提

出了同希腊的所谓“联合防务学说”，扩充所谓“国民警备队”，计划增加5 000人，同时还使南方的军费开支翻了一倍。希族塞人领导人还不断公开声称，他们的目标是攻占Girne、Güzelyurt、Karpaz以及北塞浦路斯其他地区。

面对这种侵略和敌对的态度，土耳其的保护和威慑作用对我国乃是非常必要，在我国领土或领空进行的任何有关活动希族塞人方面管不着。

2. 上述立场也适用于瓦罗沙镇。该镇完全处于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的控制和管辖之下。香博斯先生的第二封信提出的指控所涉主题之一就是该镇。无论如何，有关人并没有进入瓦罗沙镇围区。你驻塞浦路斯副特别代表古斯塔夫·费塞尔先生对希族塞人当局也是这样说的（见1994年7月21日希族塞人日报《Eleftherotipia》）日报。

3. 土族塞人在尼科西亚土族塞人区的Okullar区举行了和平示威，是抗议希族塞人方面继续利用失踪人士问题和抗议大肆进行攻击我们的宣传活动，同时表示我们人民对这种利用和无休止的宣传的不满和愤怒。这种宣传活动的例子是希族塞人在尼科西亚希族塞人的圣Kassianos区举行示威。参加土族塞人示威的许多人本身是自从1963年或1974年以来失踪的土族塞人的亲戚。这些失踪的土族塞人都明确记录在秘书长的有关报告（例如1964年9月10日S/5950、1964年12月21日S/6102、1965年3月11日S/6228、1966年6月10日S/7350和1992年5月31日S/24050），但希族塞人方面显然认为这些不幸的人不值得一提，从希族塞人代表的信中显然可以看出这一点。希族塞人方面指称和平示威的土族塞人是“暴力”的，其理由是他们播放“响亮的音乐”、使用“喇叭”、呼喊“口号”，说明他们要么是不懂“暴力”一词的含义，要么是甚至无法容忍土族塞人作为一个有生命、能呼吸的民族存在。这说明了目前希族塞人方面反土族的狂热程度。

4. 希族塞人一方总是进行与建立信任或全面解决岛屿问题的构想完全背道而驰的强辩和活动，然后设法将他们造成的任何僵局归罪于土族塞人一方。欧洲法庭最近裁决的案件非常正确地反应了这种行为模式，在希族塞人一方的唆使下，欧洲法

庭实际禁止土族塞人向欧洲联盟成员国出口,从而取消了土族塞人一方从可能实施建立信任的整套计划将获得的任何好处。

当土族塞人一方仍然正在设法而国际社会也公开声称正在设法处理希族塞人一方对建立信任进程的这种恶意行为的破坏性后果时,希族塞人现在却厚颜无耻地控诉拉乌夫·登克塔什总统的一些声明,总统亲自说明这些声明的要旨是反抗希族塞人一方企图使土族塞人彻底孤立及最终毁灭的唯一有效的“解毒剂”。希族塞人一方应该十分清楚,面对希腊--希族塞人联合阵线目的在切断我国同外面世界的剩余联系的敌对宣传活动,为了我国的生存和完整,土耳其是我国可以求助的唯一方向。

5. 在评论土族塞人一方的声明之前,希族塞人一方首先必须说明其自己领导人格拉夫科斯·克莱里季斯先生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论的下列选段,这是他1994年6月19日在悼念一名已故埃奥卡(格里瓦斯创立的致力于将塞浦路斯并入希腊的希族塞人恐怖主义组织)成员的仪式上所说的话。这一发言1994年6月20日报导于希族塞人的报纸。

“我要告诉你们,在这个时候,在联合国总部正就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进行协商。但是在塞浦路斯一个叫做格拉夫科斯·克莱里季斯的总统已经作出了决定。这个克莱里季斯曾被格里瓦斯将军授与‘Hiperides’的代号。从今以后,塞浦路斯的未来方向将在塞浦路斯这里决定。我们将不屈服于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压力。我们将在战壕中昂头挺胸地继续我们的斗争,直到塞浦路斯希腊文化的最后胜利。”

当一族的领导人挑战性地自豪地宣告他在满手无辜土族塞人和其他人的鲜血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中占有重要作用并宣称这个组织是他目前政策的基础及灵感的根源,那么在岛上建立信任和实现全面解决的前景的确是暗淡的。因此,我国请联合国会员国来明智地裁决到底谁缺乏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意志。

在希族塞人领导阶层的记录中充满了这种性质的沙文主义和顽固的言论,但其实用不着再多举什么实例,因为克莱里季斯先生曾公开发誓决不推行建立信任进程,甚至还威胁如果被迫这么做将辞职。事实上,希族塞人一方缺乏政治意志从前述香博斯先生的信中也明显地看出,信中除附带提及建立信任措施之外,这个问题是审慎地避免,而在该信及其提及的第三封信中都一直提及“全面问题”。这证明我们以前表示的关切和警告是对的,即希族塞人一方从一开始就在处理“实质性问题”的借口下,一心一意地逃避建立信任进程。

坚持“实质性问题”,希族塞人一方实际上目的在将这个问题拖成另一个僵局,因为在开始进行建立信任进程之前,你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如1992年11月19日S/24830和1993年7月1日S/26026号文件)中已正确总结说,塞浦路斯两方之间严重的信任危机是全面解决办法没有进展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继续如此,希族塞人一方通过欧洲法庭最近的裁决在建立信任进程之前又设置了新的和巨大的障碍,希族塞人一方坚持事先讨论实质性问题的动机变得一清二楚了。企图扼杀建立信任进程,从而阻挡可以导致全面解决的道路,希族塞人一方事实上显示其完全没有解决整个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意志。我国政府已屡次指出,着手取得进展的方法首先是排除欧洲法庭上述不幸的裁决所放置在建立信任进程之前的障碍。

6. 香博斯先生的第三封信的主旨也是利用拉乌夫·登克塔什总统的一些公开声明。这封信,象前两封信一样,充满了只有走出火魔的反土耳其意识的人才会用的用语。这封信具体证实国际社会由于政治上权宜之计或便利,不公正地给予希族塞人机会去滥用一种事实名号不利其邻国和从前伙伴土族塞人。

这封信的语调及内容,因此,仅是显示土族塞人一方捍卫其政治平等、捍卫其通过土耳其的有效保证的安全权利、以及捍卫在可能谈判解决的架构下的主权是多么有理。希族塞人篡权者必须了解无情地滥用其事实名号不会使其成为全岛的主人或土族塞人的主人。他们也应该理解,我岛两族之间的信任危机将随着每次敌对言论和活动的升级继续加深,全面解决的机会不幸地将更加遥远。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议程项目54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
发为荷。

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

代表

奥斯曼·厄尔图格(签名)

- - - - -